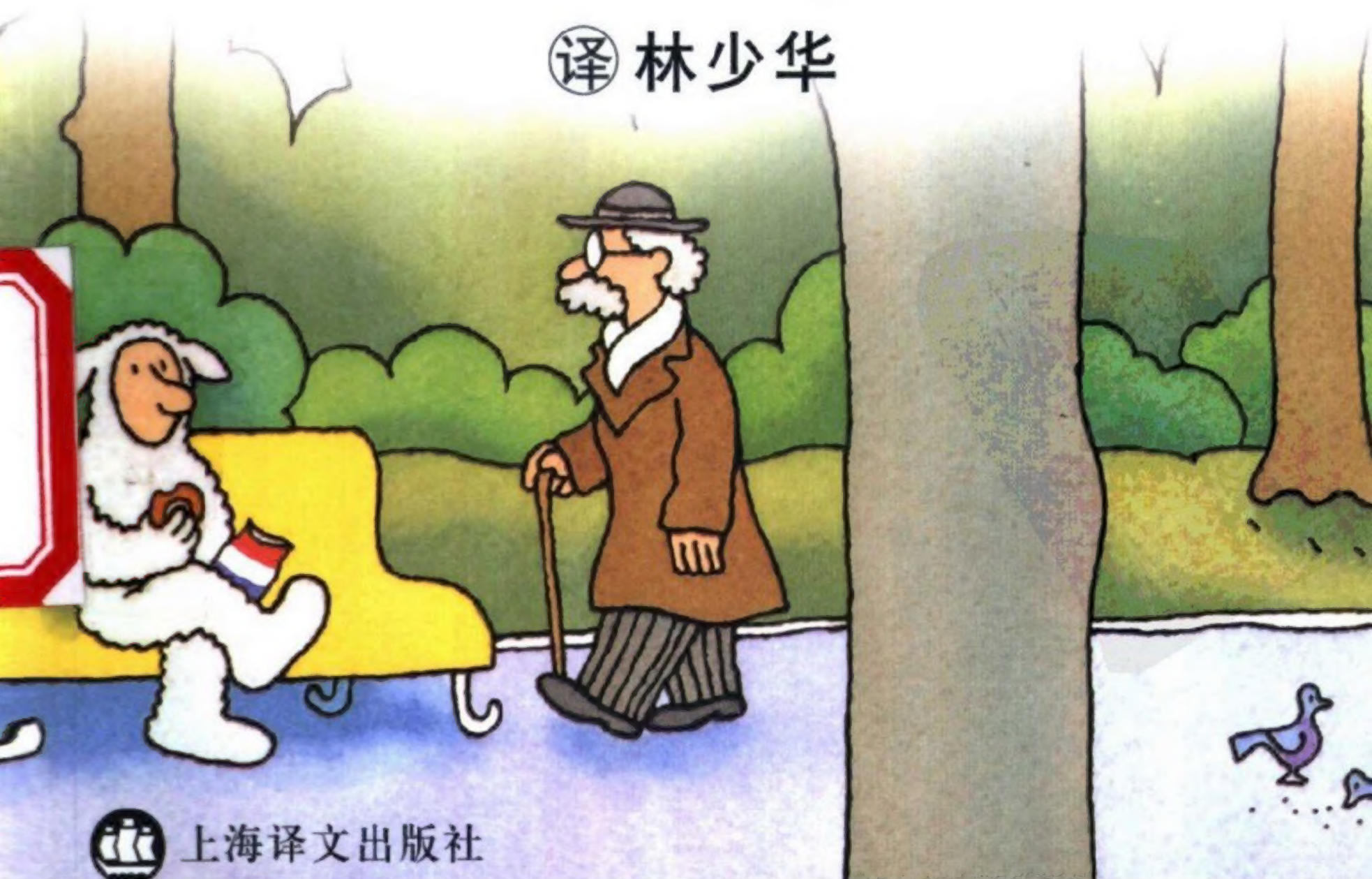


①村上春树 ②佐佐木MAKI

羊男的 圣诞节

③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①村上春树 ②佐佐木MAKI

羊男的圣诞节

如果你是村上春树迷，这本书里有你熟悉的名字：羊男、羊博士、208 和 209 双胞胎女郎。当然，还有你不熟悉的、看了插图就忍不住要笑的名字：左别扭、右别扭、啥也不是。

村上春树惟一的童话小说。滑稽的圣诞夜冒险之旅，还有让你爱不释手的精美插图。

ISBN 7-5327-3230-4



9 787532 732302 >

定 价：13.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羊男的圣诞节

①文 村上春树 ②画 佐佐木MAKI

③译 林少华



B128885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羊男的圣诞节/(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1

(村上春树文集)

ISBN 7-5327-3230-4

I. 羊... II. ①村... ②林... III. 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 31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961 号

Haruki Murakami

HITSUJI OTOKO NO CHRISTMAS

Copyright © 1985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HITSUJI OTOKO NO CHRISTMAS(Illustrated by Maki Sasaki)

Text: © Haruki Murakami 1985

Illustrations: © Maki Sasaki 1985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Kodansha Co., Ltd., Japan, 1985)

图字:09-2003-31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羊男的圣诞节

〔日本〕村上春树 著
佐佐木 MAKI 画
林少华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5 字数 21,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册

ISBN 7-5327-3230-4/I · 1881

定价: 1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鄭
子
君
PDG

每次听得佐佐木 MAKI 这个名字，我都条件反射地想起那张大大的黄黄的甲壳虫演出广告画。记得是上大学不久的时候，我喜欢佐佐木设计的这张广告画喜欢得如醉如痴，于是把它从子夜街头悄悄揭下来——其实是偷——带回。整个大学时代这张画都贴在我宿舍小房间的墙上。房间只两张榻榻米大小，而画又大得出奇，以致有意无意目光都与之相遇。早上睁开眼睛看佐佐木，从学校回来看佐佐木，吃饭时还看佐佐木，如此日复一日观看不止，所以至今仍觉得佐佐木的画与我朝夕相伴。宿舍的房租虽然便宜，但阳光锐不可当，画很快褪色，最后什么画什么字都几乎看不清了，搬家时一扔了之。尽管如此，那张广告画依旧好端端地活在我的“羊男世界”中，羊男也好双胞胎也好羊博士也好别扭也好啥也不是也好，全都和我一样中意佐佐木的画。所以这次以这一形式同佐佐木一起创作这本插图小书，对于羊男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大欢喜。倘羊男世界的欢喜能像淡淡的影子一样映在每一位读者房间的墙壁上，作为我也非常高兴。总之，祝羊男世界永远和平永远幸福……

村上春树

1985.10.5 于希腊埃尔米奥尼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是毁坏玩具的能手，机器人也好吉普车也好火车也好，到我手里不消半日就七零八落——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动的，想看里面有什么名堂，便拿来螺丝刀和钳子，不知不觉拆得人迷，意识到时早已无可收拾了。乘电气列车时也不由自主地注意车内这里那里的螺丝，心想若把那些螺丝一颗一颗拧下来该是何等快活。电车边跑边分崩离析——这样的动画片喜剧场景浮上了我的脑海。五岁那年圣诞节的早晨，醒来发现枕旁放着礼物。但不是玩具，是彩色铅笔蜡笔和一盒崭新的画纸，亏圣诞老人想得出来！我只好用来画画，是牧童在山冈上骑马的画，我自以为画得妙极。这么着，我的心情开始由螺丝向绘画倾斜了。

“什么都行，只管画好了！”村上春树对我说，“看到你的画我再想故事。”于是，我画了在台灯旁睡觉的鲸鱼，画了与实物一般大的懒熊同女孩儿玩耍的光景。大约过了一年。村上把故事寄来，于是有了这本书。鲸鱼和懒熊倒没有出现，但更美妙更离奇的场景接踵而来，我喜不自胜地配了插图。希望大家也看得愉快。

佐佐木 MAKI



羊男接受创作圣诞节音乐的委托还是盛夏时节的事。羊男也好，前来委托的人也好，都被夏天穿的羊服捂得大汗淋漓。到了盛夏还当羊男，实在是件苦差事，尤其对于买不起空调的穷羊男来说。

风扇开得团团转，两人的耳朵摇得啪啪响。

“我们羊男协会，”对方拉开一点胸口的拉链，让风扇的风吹进里边，“每年选一位富有音乐才华的羊男，请其创作安慰圣羊上人的音乐，在圣诞节那天演奏，今年你被荣幸地选中了。”

“不敢不敢……”羊男说。

“尤其是今年正值上人去世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想请您创作出与之相符的高水准羊男音乐。”

“那是那是，”羊男搔着耳朵说。到圣诞节还有四个多月，有那么长时间，足以创作出高水准音乐，羊男想。

“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羊男拍着胸口保证，“一定创作出叫座的乐曲。”



然而，九月过去了，十月过去了，直至十一月终了，羊男还是未能着手创作羊男协会委托的音乐。

羊男白天在附近一家炸面圈店做工，能用来作曲的时间少得可怜。即便这样，每次弹起那架破钢琴，住在一楼的房东太太必然上来咚咚敲门。

“吵死人了，还不停下！电视都听不出了！”

“实在对不起。不过只到圣诞节为止，请您忍耐几天不行么？”羊男战战兢兢地说。

“说哪家子傻话！”房东太太厉声喝道，“有意见就给我出去。光是让你这种怪模怪样的人住我都够丢人现眼了，可别再给我找麻烦！”



羊男黯然神伤地盯视日历。到圣诞节仅剩四天了，而承诺的音乐却一小节也未写出——因为弹不成钢琴。

午休时，羊男正愁眉苦脸地在公园里吃炸面圈，羊博士从眼前经过。

“怎么回事呀，羊男君？”羊博士问，“无精打采的嘛！圣诞节快到了，这样子怎么成啊！”

“我无精打采，就是因为圣诞节的关系。”接着，羊男向羊博士一五一十诉说了一遍。

“唔唔，”羊博士捋着胡子说，“那么，我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真的？”羊男半信半疑地说。这是因为，羊博士是个光知道研究羊的学者，多少有些莫名其妙。对此，镇上未尝没有风言风语，说他脑袋有点儿不正常。

“真的。”羊博士说，“傍晚六点到我家来，我教你一条妙计。不过，那肉桂炸面圈能不能给我？”

没等羊男答应，羊博士就径自抓起炸面圈，大口小口吃了个精光。



这天傍晚，羊男拿着六个炸面圈当礼物来到羊博士家。羊博士家是一座非常有年头的砖瓦建筑，房前屋后的树木统统修剪成羊形。门铃、门柱、石阶，无一不是羊形。羊男心里暗叫厉害厉害。



羊博士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干掉六个炸面圈中的四个，余下两个不胜怜惜地放进餐橱，然后手指蘸了唾沫，将掉在桌上的碎渣沾在一起“吧唧吧唧”舔了。

羊男不由佩服：此人是真的喜欢炸面圈！

干干净净舔罢手指，羊博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墩墩的书，封皮上写的是《羊男的历史》。

“那么羊男君，”博士郑重其事地开口了，“大凡有关羊男的情况这里面无所不有，包括你为什么无法创作羊男音乐的原因。”

“我说博士，原因早已明明白白：因为住处的房东太太不准弹钢琴。”羊男说，“只要准我弹钢琴……”

“好了好了，”羊博士摇着头说，“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一弹钢琴就能作出曲来的，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缘由。”





“**这**话怎讲？”羊男问。
“你正在被诅咒。”羊博士压低嗓音说。

“被诅咒？”

“一点不错。”羊博士连连点头，“惟其被诅咒，你才弹不得钢琴作不出曲。”

羊男哼了一声：“怎么又遭到诅咒了？我又没干缺德事！”

羊博士“啪啪啦啦”地翻动书页：“六月十五日你莫不是没抬头看月亮？”

“都五年没看什么月亮了。”

“那么，去年平安夜你莫不是吃了带洞的东西？”

“炸面圈每天中午都吃的嘛。至于平安夜吃的什么炸面圈自是记不确切，不过……反正吃了炸面圈是不错的。”

“带洞的炸面圈吧？”

“嗯，那倒是的。说起炸面圈，一般都开洞洞的嘛！”

“那就是了，”博士频频点头，“你因此惹咒上身。你毕竟也算是羊男，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不得吃带眼儿的食物这点总该知道吧？”

“压根儿没听说过。”羊男惊讶地说，“到底怎么回事呀，那个？”

“居然不知道圣羊祭灵日，真是万万没想到。”羊博士也惊讶起来，“近来的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呀。你当上羊男的时候也该在羊男学校学了不少东西才是。”

“啊，那倒是。不过学校里的功课我不怎么做得来的。”羊男“咋嗤咋嗤”地搔着脑袋。

ብሔራዊ የጥበቃና የጥበቃ ስልጣን



“**喏**喏，你就是因为马虎大意才落得这个下场的。伤脑筋的家伙啊！不过，也是因为拿了你的炸面圈，我就指点你一下吧。”羊博士说，“听着，十二月二十四日既是平安夜，又是圣羊祭灵日。具体说来，这天是圣羊上人半夜走路时掉进地洞不幸去世的神圣的日子。所以这天不得吃开洞的食物——自古以来就规定得清清楚楚。通心粉啦鱼肉筒啦炸面圈啦鱿鱼圈啦元葱圈啦，统统吃不得的。”

“有一点还请指教：为什么圣羊上人半夜走路？为什么路上开有地洞？”

“那个我也不知晓，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往事了，那种事没法搞清楚。不过，总之是这么定下来的，就是所谓规矩。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坏了规矩就要遭受诅咒。而一遭诅咒，羊男就再不成其为羊男了。你作不出曲的缘由就在这里，懂了？”





“麻烦透了！”羊男顿时心虚起来，“没有解咒的办法么？”

“呃——，”羊博士说，“解咒的办法并非没有，问题是没那么轻而易举。这个没关系？”

“没关系，干什么都行。请指教。”

“办法就是你自己也掉进洞去。”

“洞？”羊男说，“掉进洞？什么洞？是洞就行？”

“休得胡说。是洞就行——哪有这种便宜事！用来解咒的洞多大多深，是早已规定好的。等等，这就查查看。”

羊博士拿出一本名叫《圣羊上人传》的破破烂烂的书，再次“啪啪啦啦”翻起来。

“呃——，唔，就是这儿。上面说，圣羊上人是掉进直径两米、深二百零三米的地洞里去世的。这就是说，要掉进同样的洞里才行。”

“可我一个人哪里挖得出二百零三米深的洞？况且掉到那么深的洞里，不等解咒就没命了。”

“等等，还没完。‘想解咒者的洞深不妨缩减为百分之一’。就是说，两米零三厘米也是可以的。”

“啊，太好了，那问题不大，挖得了。”羊男如释重负。

羊男从羊博士手里借书回家。书上说用来解咒的洞有种种清规戒律，羊男一一记在本子上：

(1) 洞必须用柞木柄铁锹挖(因圣羊上人用的是柞木手杖)；

(2) 掉进洞的时间务必在平安夜深夜一时十六分(因圣羊上人是在此时此刻掉入洞内的)；

(3) 掉进洞时必须携带不开洞的食物以备食用。

(1) 和 (2) 倒也罢了，但掉进去的洞充其量不过两米深，何苦带什么食物呢？羊男不得其解。

“也罢，既然这么写的，照做就是。”羊男想。

离平安夜就剩三天了。三天内必须做一把柞木柄铁锹，挖出一个直径两米、深两米零三的洞。得得，竟遇上这么一桩怪事！羊男一声叹息。

桤木在树林里找到了。羊男用锯子锯下一条桤树枝，花了一整天用刀削成锹柄，第二天在房后空地上挖起洞来。

房东太太走来问：“喂喂，挖洞干什么？”

“挖洞扔垃圾。”羊男回答，“那一来不就方便了……”

“哼，天晓得！你搞什么鬼名堂，我可要给警察打电话的！”房东太太悻悻地说罢，转身离去。

羊男用卷尺量着尺寸，挖出一个直径两米、深两米零三的地洞。

“唔，这回可以了。”说着，羊男拿树枝盖上了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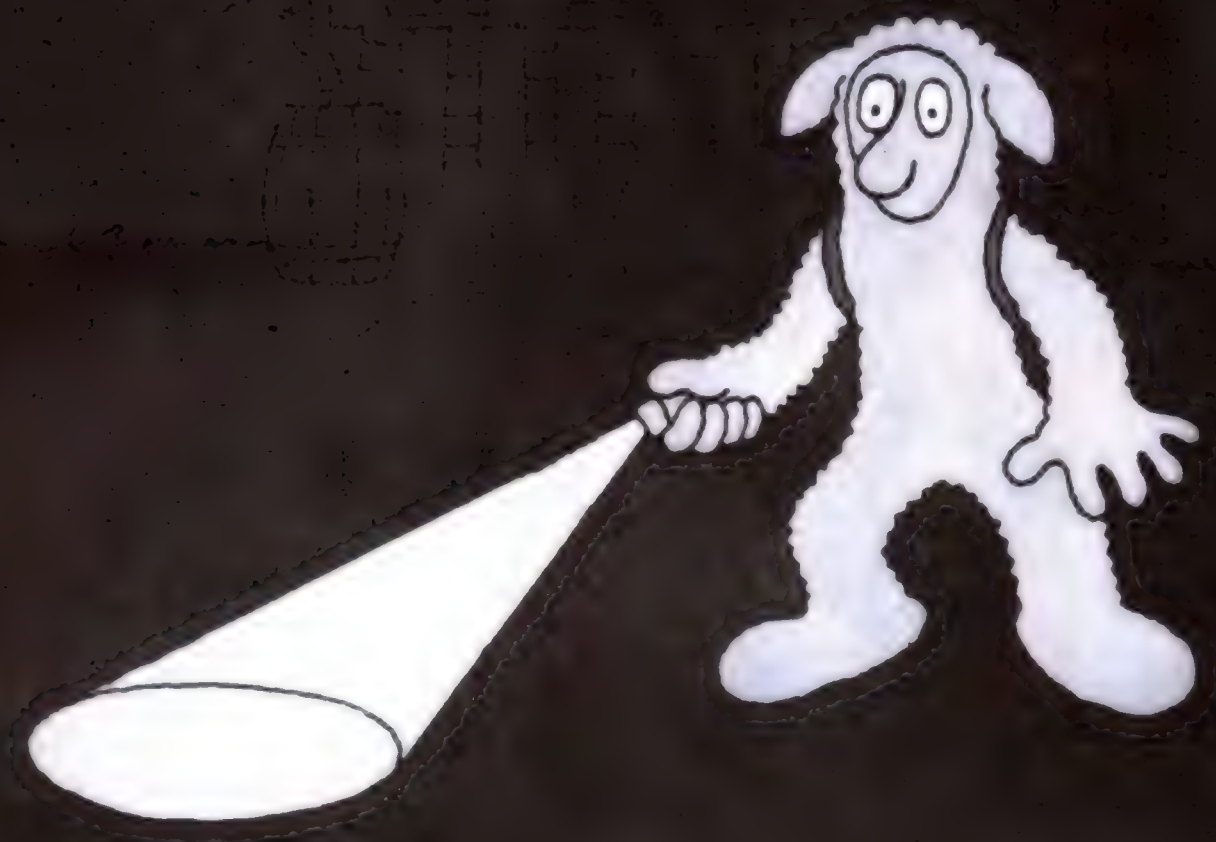


平安夜很快到了。羊男从炸面圈店里拿回几条没有洞的油炸麻花塞进背囊，又把钱夹和小手电筒揣进羊服的胸袋，拉上拉链。

深夜一点，周围人家的灯都熄了，空地上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看不见星星，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

“黑成这样子，难怪连圣羊上人都掉进洞去了。”羊男喃喃自语着用手电筒找洞，但天太黑，怎么也找不到。

“糟糕，马上就一点十六分了。万一找不到洞，就要等到明年的平安夜，那可如何是好……”正说着，羊男脚下的地面突然消失，羊男跌进了洞里。



“怕”是白天有人把洞盖撤走了。”羊男一边往下掉一边想，“肯定是房东太太干的，那个人，老和我作对！”

如此想罢，羊男转而觉得有些不对头：自己仍在跌落！洞深不过两米零三，到洞底不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呀！

忽然，“咚”的一声响，羊男摔到了洞底。洞深不可测，却不觉痛，莫名其妙。

羊男摇摇头，打算用手电筒四下照一照，手电筒却不见了。肯定是掉下来时弄丢的。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混帐东西！”黑暗中有声音传来，“不是才一点十四分么？提前了两分钟。混帐，上去重来！”

“对不起，黑乎乎的摸不着东南西北，稀里糊涂掉了下来。”羊男说，“再说这么深的洞，爬上去谈何容易。”

“真拿你没办法，混帐东西。差一点儿给你砸瘪了——我还以为你一点十六分掉下来呢，混帐！”

之后响起了擦火柴声，一支蜡烛燃起火苗。点蜡烛的是个高个子男人。虽说高，但肩高同羊男差不多，只是脸特别长，像用麻花扭成的一般。



“对了，你这混帐没忘记带吃的来吧？”别扭说道，“若是没带，可就有你好瞧的了，混帐东西！”

“带来了，没忘。”羊男赶紧回答。

“那就拿出来么，混帐，我也肚子饿了。”

羊男打开背囊，拿出一条扭股麻花递给别扭。

“什么呀，这？”别扭一看就吼了起来，“你带这东西是存心拿我的脸开心不成？混帐东西！”

“不不，那是误会。”羊男擦着汗说，“我在炸面圈店做工，没有洞的食物只有这扭来扭去的麻花。”

“喏，你瞧，人家不是叫别扭么，混帐东西。”说着，别扭蹲在地上，泪水从扭曲的眼睛里涟涟而下。“我也不情愿长成这样子，在黑乎乎的洞底当门房，混帐！”

“糟糕，怪我说错了。其实没打算说扭来扭去的麻花。”

“晚了，混帐！”别扭哭着说。

羊男只好又拿出一条麻花来，把扭曲的两股分开抻得笔直，递给别扭。



“**喏**喏，这回不要紧了吧？笔直笔直的。不怕，吃吧，好吃着哩！”

别扭接过，大口大口吃了起来，但哭声还是没停。

别扭边哭边吃抻直的麻花，这时间里，羊男借用别扭的蜡烛查看洞底。洞底是个空荡荡的大房间，房间里放着别扭的床和桌子。

既然说是门房，那么必然哪里有门，羊男想。没有门就无需什么门房了。

羊男想得不错。床边开有一个小小的横洞，羊男手持蜡烛爬了进去。

洞内一片漆黑，弯弯曲曲的。



“——塌糊涂！就因为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吃了一个炸面圈，就倒这么大的霉。”羊男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

爬了十来分钟，周围渐渐变亮，不一会儿洞口出现了。洞外阳光灿烂。

奇怪呀，掉进洞是深夜一点多钟，天还不至于亮嘛。羊男困惑不解。

爬出洞来，眼前是一片平展展的空地，空地四周是羊男从未见过的高大树木。天上飘着白云，四下鸟鸣声。

“那么，往下该怎么办呢？那本书上说只要掉进洞里即可解咒，可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莫名其妙！”羊男说。

羊男有点饿了，决定坐下来吃个麻花。



正吃着，忽听身后有人说话：“你好，羊男！”“你好！”回头一看，是双胞胎女郎站在那里。一个身穿写有“208”编号的T恤，另一个身上的T恤写着“209”。

除了编号，两个女孩什么都一模一样。

“我说你俩，”羊男说，“过来一起吃麻花可好？”

“哇——妙极！”208女孩说。

“像是好吃得很。”209女孩道。

“那还用说，我做的嘛！”羊男说。

三个人并坐在地上大嚼起来。

“谢谢招待！”209说。

“头一次吃这么好吃的麻花。”208道。

“那就好。”羊男说，“对了，我身上背着咒语，你俩可知道解咒的方法？听说来到这里就能解咒……”



“可
怜啊！”208说。

“咒语那玩意儿不好玩吧？”209问。

“根本谈不上好玩。”羊男叹了口气。

“那么，去找海乌鸦太太问问怎么样？”209对208说。

“对对，海乌鸦太太没准知道。”208对209说。

“解咒的事儿，那位太太应该无所不晓。”209对208道。

“那，你俩把我领去乌鸦太太那里可好？”羊男说。

“不是乌鸦。”208说。

“是海乌鸦。”209道。

“乌鸦和海乌鸦绝对不同。”208说。

“是啊。”209道。

“对不起。”羊男向208和209道歉，“能不能领我去海乌鸦太太那里呢？”

“那还不容易！”208说。

“请跟我们来！”209道。

双胞胎女郎和羊男三个人沿树林里的小路走去。双胞胎边走边唱：

如果风是双胞胎，
就该刮到东西面，
如果风是双胞胎，
就该吹向左右边。

走了十或十五分钟，树林没有了，前面出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

“那片石崖上有座小屋，看见了吧？那就是海乌鸦的住宅。”209用手指着道。

“我们不能跑到树林外面去。”208说。

“太谢谢了，帮了大忙。”说罢，羊男从背囊里拿出麻花，给双胞胎一人一条。

“谢谢，羊男。”208说。

“但愿解咒顺利！”209道。





去海乌鸦太太家非常艰难。石崖凹凸不平，没有像样的路，海风又大，把趴在岩石上的羊男差点给刮跑了。

“海乌鸦太太在天上飞自然无所谓，真想让她也来爬一爬试试。”羊男喃喃自语道。

不管怎样，羊男终于爬到崖顶，敲响了海乌鸦太太的房门。

“谁呀？收报费的吗？”屋子里传出震天价响的大嗓门。

“不，不是的。我叫羊男……”

“羊男狗男不关我事。”海乌鸦太太一口回绝。



“不 是什么怪物，请打开门。”

“真不是收报费的？”

门“咣啷”一声打开，海乌鸦太太探出脸来。太太长得高高大大的，嘴像十字镐一样又长又尖。

“双胞胎说您海乌鸦太太对解咒的事儿无所不晓。”羊男惊魂未定地说。若是给这尖嘴啄在脑门上，笃定立时没命。

太太用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羊男：“也罢，先进来吧，我听你说好了。”

屋子里乱七八糟，地板上到处是灰，餐桌上厚厚一层酱油，垃圾篓装得满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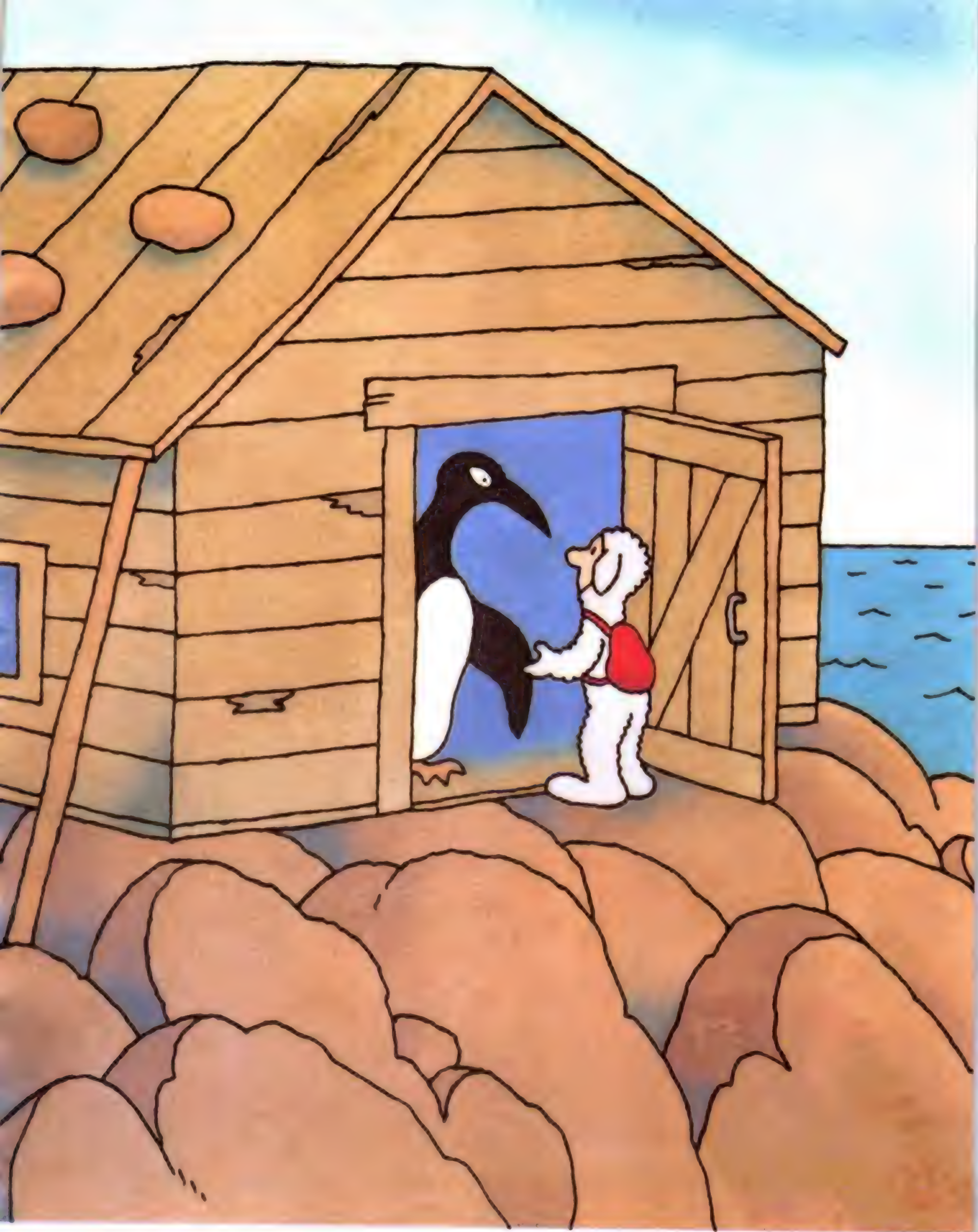
羊男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那是够伤脑筋的。”太太说，“你是找错出口了。”

“那，再退回去不就行了？”

“不行的，一旦来了就退不回去。”太太左右摇晃着长嘴说，“不过，我可以让你骑到我背上，带你去能解咒的地方。”

“你能帮忙，太高兴了。”羊男说。



“可你怕够重的。”海乌鸦太太小心翼翼地说。

“不重，就四十二公斤。”羊男少报了三公斤。

“那么，这样好了。”海乌鸦太太说，“你把这房间收拾干净，我带你去那个地方。”

“好说好说。”

但收拾海乌鸦太太的房间花了相当长时间。估计好几个月没有清扫了。羊男刷洗满是污垢的碟碗，擦桌子，给地板吸尘，洗毛巾，归拢垃圾扔掉，干完已累得筋疲力尽。

“这咒语可把我害苦了！”羊男小声发着不让太太听见的牢骚。

“乖乖，这下可干净了！”海乌鸦太太心满意足地说，“家就应该收拾成这个样子。”

“这回能带我去那个地方了吧？”

“当然，我说到做到。喏，骑到我背上。”







羊男骑上后，海乌鸦太太翩然飞上天空。羊男是第一次上天，他紧紧搂住海乌鸦太太的脖子不放。

“喂喂，怪难受的，别这么往死里勒脖子！气都喘不过来了。”海乌鸦太太吼道。

“对不起对不起。”羊男向海乌鸦太太道歉。

从空中可以望见大海、森林和山丘。翠绿的森林和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其间伸展着衣带一样的白色沙滩，甚是赏心悦目。

“好漂亮啊！”羊男说。

“漂亮什么，每天看都看厌了！”海乌鸦太太不以为然地应道。

海乌鸦太太像测试翅膀似的驮着羊男在自家上空盘旋几圈，“通”的一声落在不到一百米远的草地上。

“怎么回事，太太？身体不舒服么？”羊男担心地问。

“没什么不舒服的，”海乌鸦太太使劲地左右晃着脖子说，“身体哪里会不舒服呢！我简直是健康的化身，这可是出了名的。”

“那为什么落在这种地方？”

“就是这里嘛！”海乌鸦太太说。

“这里离你家不是还不到一百米吗？”羊男愕然道，“若是这样，没必要让你驮着，几步走来不就行了！”

“可那一来，你不就不肯打扫我的房间了？”

“啊，说的也是。”

“何况我根本没提有多远嘛，只说让你骑在我背上。”

“唔，的确是那样的。”羊男应道，尽管仍有些费解。海乌鸦太太呱呱笑着飞上天空，回家去了。

羊男环视四周，见草地正中间有一棵大树，树干上垂着一架绳梯，其他什么也没发现。羊男只好先爬这绳梯。

绳梯东摇西晃的很难爬，羊男挥汗爬到离最顶端还有三四十格的时候，树枝间传来了开朗的语声：“喂，你有什么事吗？”

“打扰了。我是为解咒的事来的，您有什么可指教的么？”羊男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说。

“噢，解咒么，哈哈。好的好的，请这边来。”



羊
男
的
圣
诞
节

羊男留神着脚下，拨开树枝往那边走去。原来里面有个利用树洞做成的小屋，小屋前坐着别扭，正在用大剃刀剃胡须。

“喂喂喂，”羊男说，“你不是在洞底么？”

“不对，那不是我，啊哈哈哈哈。”别扭笑着说，“那是我哥哥。喏，我是往右别扭的吧？哥哥是往左。哥哥动不动就哭鼻子、说别人坏话，嘻嘻嘻。”

右别扭把眼睛转向右，下巴扭向左，嗤嗤笑着继续刮胡须。

“一母同胞，性格却像截然不同。”羊男感慨地说。

“那是，一左一右嘛，正相反，嘻嘻嘻。”右别扭说着把剃刀贴到耳朵下，“嘻嘻嘻。”

“对了，解咒的事……”

“什么也不告诉你，嘻嘻嘻。”右别扭说，“给诅咒多折磨折磨好了，嘻嘻嘻嘻。”



羊男气恼地爬下树去。

“好一个讨厌的地方！”羊男说，“右别扭左别扭反正都别扭，海乌鸦又自鸣得意。”

羊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顺着眼前的路大步前行。走了一程，见有一泓清亮亮的泉水，便在那里喝水，又吃一个麻花。吃罢麻花困意上来，他决定躺在草地上睡一小会儿。





羊男睁眼醒来时，天已黑了，星星在空中闪着银光。风声飕飕，狼叫声不时随风传来。

“伤透脑筋，竟在这种鬼地方迷了路，咒又没解开！”羊男自言自语道。

“呃——，听你这么说，像是在为诅咒烦恼……”黑暗中突然响起了怯怯的说话声。

“你是谁？到底在哪里？”羊男吃惊地问。

“呃——，没有名字的。”声音里含着羞涩。

羊男四下打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别找我。”声音说，“我真的啥也不是，一文不值。”

“出来一块儿吃麻花好么？”羊男劝道，“一个人吃

怪没意思的。”

“呃——，没资格吃您的麻花，真的。”啥也不是说，“您能那么说已经足够了。”

“没关系的，麻花多着呢。若是害羞，我就背过脸去——你在那时间里过来吃如何？”

“那就不客气了。”啥也不是应道，“最小的就行，一半就够了。”

羊男把一条麻花放在草地上，背过脸去。不一会儿，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人悄悄出来吃麻花。

“好味道啊，味道好极了！”啥也不是说，“回头可不行哟！”

“绝不回头。不过解咒的事，若是知道，告诉我可好？”羊男问。

“解咒么，呃，吧唧吧唧，那我知道。”啥也不是说，“好味道啊，吧唧吧唧。”

“去哪里才能解咒呢？”羊男问。

“跳进泉水就行了，吧唧吧唧，容易得很。”啥也不是说。

“可我不会游泳呀。”

“不会游也用不着担心，不怕的。这东西可真是好吃，吧唧吧唧。”

羊男索性什么都不想了，走到泉边一头扎了下去。不料与此同时泉水忽然不见了，羊男脑袋“咚”一声撞在洞底，撞得晕头转向。

“哎呀，抱歉抱歉，”有人说道，“没想到大头朝下栽将下来了。”

羊男睁眼一看，一个身高一米四十左右的矮个子老人站在那里。

“啊，好痛！”羊男说，“你到底是谁？”

“我乃圣羊上人。”老人和颜悦色地说道。

“那，是你在诅咒我了？干嘛这么狠心？我什么坏事也没干，竟受这番折磨，岂有此理！四肢筋疲力尽，喏，脑袋又撞了个大包。”说着，羊男给圣羊上人看那个包。

“啊，怪我怪我，的确怪我。不过，这里边有诸般缘由。”圣羊上人道。

“务必讲给我听听。”羊男气鼓鼓地说。

“也罢也罢，”圣羊上人说，“先到这边来，有东西想给你看。”

圣羊上人三步并作两步朝洞内走去，羊男摇头跟在后面。不一会儿，圣羊上人站在一扇门前，一下子把门打开了。



“**圣**诞快乐！”大家齐声喊道。

大家都在房间里，右别扭、左别扭、208、209、海乌鸦太太、啥也不是，一个不少。啥也不是嘴角还沾着麻花渣儿，一看便知。羊博士也来了。

房间里装点着一棵大圣诞树。树下堆着扎礼品带的礼盒。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全在这里？”羊男吃惊地问。

“都在等你呀。”208说。

“等好久了。”209道。

“是我请你参加圣诞晚会。”圣羊上人说。



“那你还诅咒我，弄得我……”

“诅咒你是为了让你来这里嘛。”圣羊上人回答，“这样做惊险有趣，也可以让大家开心。”

“开心开心，咕呱咕呱。”海乌鸦太太说。

“妙趣横生，混帐东西！”左别扭说。

“好玩好玩，嘻嘻嘻。”右别扭接道。

“妙，妙啊！吧唧吧唧。”啥也不是也凑上一句。

羊男原本为受骗上当气得不行，但也慢慢快活起来了，因为周围的人表情全都喜气洋洋。

“行了行了，既然事已至此。”羊男不甘落后地点头道。

“羊男，快弹钢琴！”208说。

“你不是弹得一手好钢琴么？”209道。

“这里有钢琴？”羊男问。

“有，有的。”圣羊上人“刷”地掀开一块大布，布下现出雪白的羊形钢琴。“特意为你准备的，尽情弹好了！”



这天晚上羊男分外幸福。羊形钢琴音色绝佳，美妙的旋律和快乐的乐曲源源不断浮上脑海。

右别扭和左别扭齐声合唱，208和209翩翩起舞，海乌鸦太太“咕呱咕呱”叫着在房间里盘旋，圣羊上人和羊博士比赛喝啤酒，啥也不是美滋滋在地上打滚。

接着，圣诞节蛋糕发到了每个人手里。

“好吃好吃，吧唧吧唧。”啥也不是边说边吃，一口气吃掉三块。

“祝羊男世界永远和平永远幸福！”圣羊上人献上祝辞。



醒来时，羊男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一切都像是梦中发生的，但羊男非常清楚那不是梦。脑袋上还留着包，羊服尾巴上沾着油，房间里那架破钢琴不见了，换了一架雪白的羊形钢琴。一切全都实有其事。

窗外积了一层雪。树枝上信箱上围墙上无不白雪皑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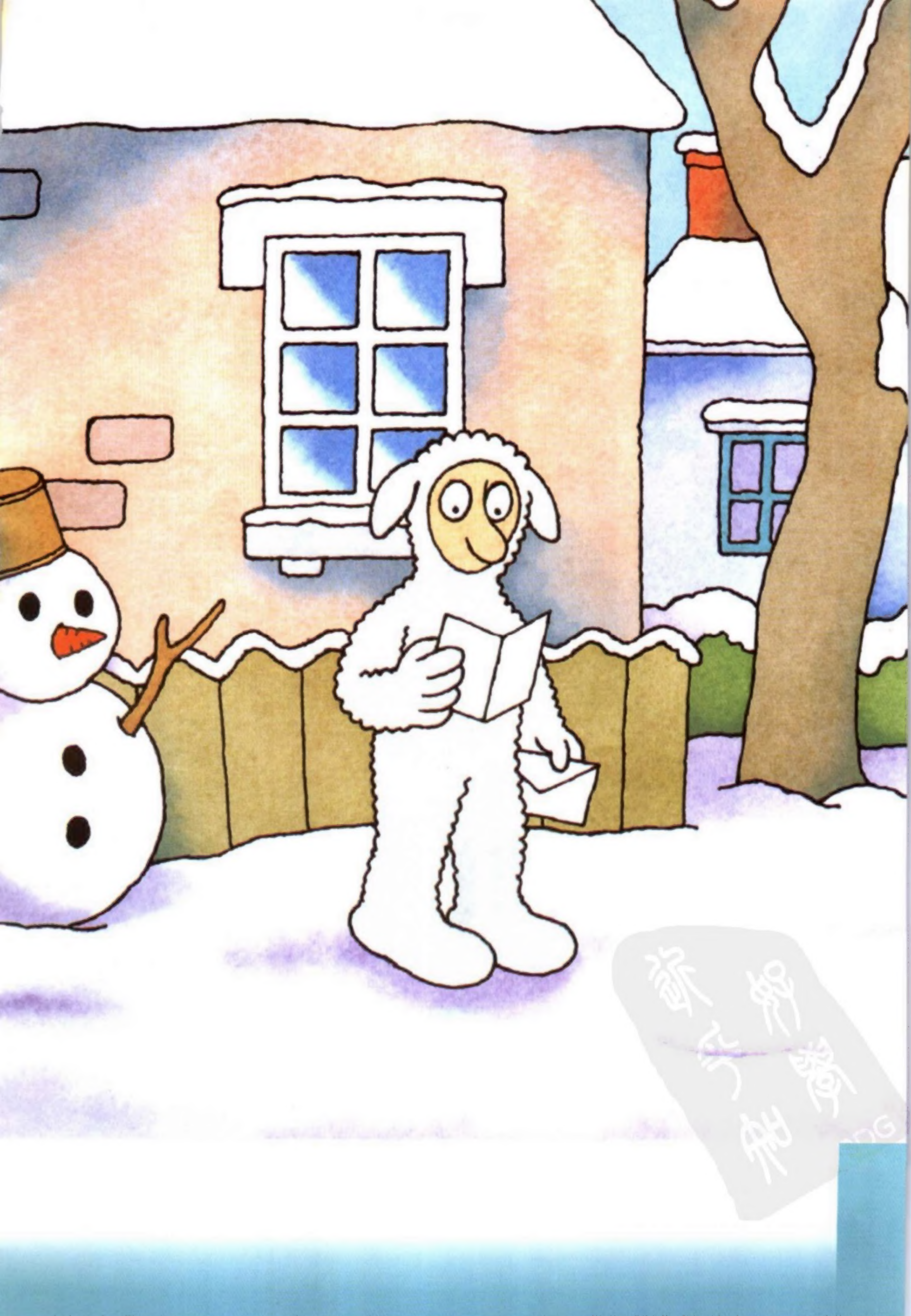
这天下午，羊男去了镇郊的羊博士家，但羊博士的房子没有了，只有空地剩在那里，修剪成羊形的树木、门柱和石阶也统统不翼而飞。

羊男心想，自己再也见不到那伙人了——两个别扭也好 208 和 209 也好海乌鸦太太也好啥也不是也好羊博士也好圣羊上人也好。

想着，羊男落下泪来。羊男非常喜欢大家。

回到住处，信箱里有一张画着羊的圣诞卡。

上面写道：“祝羊男世界永远和平永远幸福！”





[General Information]

name=

author=

bookcontentsStr=http://Jyw.5read.com/300-68
/diskmai/mai03/05/BookContents.dat;

dxid=000005134951

pages=68

pagesatt=0

pagesbok=1

pagescov=2

pagesfow=1

pagesleg=1

press=

publishDate=2004-01-01

ssid=11235253

url=http://book1.duxiu.com/readDetail.jsp?d

xNumber=000005134951&d=DB150B0611F94CD620D6
4BD8D394FCA3